

记

忆深处

黄彦敏



寄情

一夜东风,满山草木逢春茂。热爱自然的文艺范儿,登山,踏青,写生,赋诗;热爱运动的小伙伴儿,篮球、羽毛球、暴走、骑行;热爱生活的父母亲带孩子和老人,放风筝、摘草莓、种花卉……

寄情于山水间、田野里、花草中的人们,春之美,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幸甚至哉。他们是会让自己快乐的人,总能随季节变换出不同的花样,你冷我暖,你柔我刚,知晓世事,通达明亮。

让季节反转,不因身边的人与物遗落情怀,让世界因他开怀。他们,我谓之: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温暖如春。

春来也好去也罢,还有一群人足不出户,他们可能天生不爱出门,宅女宅男型儿,可能没有时间,工作太忙,家事太杂,可能感情不顺,事业不畅,也可能是为钱卖命,为权挣扎……

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默默地,终年累月,有一种习惯,让人折服。每天练一个小时书法,从小楷学起,练至《兰亭序》时已洋洋洒洒,心手两忘;每周亦或每月看一本书,政治哲学,古今通史,如数家珍,和他们坐下聊天喝茶,时光静止,不知不觉晨昏不分,穿越千年;每天练一种乐器或舞蹈,物我两忘,烦恼在九霄云外……

寄情于书、画、音乐和创造中的人们,单纯而可爱,执着而淡然,艺术的天堂,他们是那场太阳雨,让世人迷离仰望。

只是,21世纪的孩子,你或我,或许还年轻着,骚动不安的奔跑,为情为爱,为钱为名,有时候空虚到不停地翻看朋友圈,看他们在户外欢乐,在写字台前挥毫泼墨,然后无动于衷地陷入小纠结,无法自拔,任由春到冬,一去不复返。

写一首诗遥寄给自己吧,在这春风沉醉的夜晚,告诉自己,一辈子不长,我的情怀比海深,比天阔,我要寻找属于我的符号,坚持不懈,让时光留恋我,世界更清澈。

笔

端流云

小米



也是天使

从那天起,他常在雨夜出门。那天他去医院,只看见了一张空床位,没有看见天使般的女孩儿。他15岁第一次住院,认识了同龄的女病友,女孩儿会用彩色纸叠出蝴蝶、星星、玫瑰、小船……会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唱歌,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

他的疗程很快结束出院。少年多彩的生活,让他很快忘记了女病友。

高二时他又住院,意外发现,那个女病友仍在,他喜出望外,疾病的痛楚也减轻了许多。

只是觉得奇怪,几次住院,每次都能遇见她。第三次住院时,女孩儿变得害羞,默默地,他们心心相印了。

年轻人的病彻底治愈,无需

再住院,但他放不下女孩儿,常常往医院跑。他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女孩儿仍然是当年那个白皙瘦弱、让人怜爱的女孩儿。每次见面,女孩都打趣说,下次来,一定要带女朋友来哦。他笑说,女朋友,就在眼前。

27岁那年,他去医院,只看见了一张空床位,没有看见天使般的女孩儿。医生说,她在一个雨夜,安静地走了。小护士说,问过她,要不要通知你,她说不要。

从那天起,他常在雨夜出门。踏过淅沥的春雨,绵长的秋雨,夹雪的冬雨,甚至夏天的雷雨。奇怪的邂逅又发生了,在雨夜里,他常常会遇到一对微胖的母女。她们也和他一样,春夏秋冬不缺席,只要是雨夜。

第一次引起他注意的是她俩响亮的笑声。她们总是一人一把伞,慢悠悠地,踩着水,说说笑笑,不像是赶路,也不是锻炼。有一次面对面走过,那母亲说了句啥,女儿笑得前仰后合,雨伞一斜,水都甩到他的身上。

再遇见,女儿脆亮的招呼声就会穿过雨声:哎,你好!又碰到啦。”然后是一串笑声。

偶尔无雨的夜晚出来,从没遇到过母女俩。

说实话那段时间他状态极差,差点抑郁,相亲一概拒绝,是那对母女拯救了他。

后来得知,她们生活很困苦,父亲中年去世后,无业的母亲只好租了露天夜市的摊位,卖服装杂物,白天要进货。女儿勉强把高中读完,上不起大学,一边自学大专课程,一边帮母亲做夜市生意。

一年四季,她们从没时间玩,没节假日,唯有趁下雨,没法设摊的晚上出来逛街。每次雨夜逛街,都开心极了。

他喜欢上了女孩儿,成了她们家的一员。他曾经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现在才知道,胖胖的苹果脸,笑声响亮的女孩儿,也是天使。

诗

品时空

董余兰

寻找春天

清晨

阳光悄悄地撩开窗帘
挤进卧室
暖暖地告诉我
春天来了
鸟儿在窗外叽叽喳喳
我仿佛听到了春天的声音
麦苗在啪啪地拔节
柳芽在噗噗地冒泡
桃花在吃吃地笑
小草也醉了
在风中舞蹈
想去看看春天的样子

我知道

田野里娇嫩的野草在和庄稼比高
我知道
河边的柳树一棵比一棵妖娆
我知道
樱花堆满枝头蜜蜂围绕
我知道
油菜花开满地金黄
我知道
燕子回来在屋檐下做巢
……

我知道

春天在哪里
我想去寻找
带着初恋的心跳
深情的眼眸
醉倒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尹本全 摄